【宗教與教育】

憶福嚴二三事，談佛教在人間

臺灣佛學院志編纂組整理

八十三年四月八日訪談于新竹圓光寺

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八日，臺灣佛學院志編纂組，經由常覺法師引介帶領，前往新竹圓光寺拜訪福嚴佛學院導師印順長老，恭請長老概介福嚴初創時期的辦學概況。長老目前將屆九十高齡，後學佛子能藉此因緣親炙一代高僧，都感因緣殊勝難遇，因此也請問了一些有關佛教在人間的特質，及菩薩行與易行道的發展。編纂組特將當日長老的開示整理成稿，禮請常覺法師審閱，並呈印順長老斧正，承長老慈悲應允本刊，將採訪稿全文刊出以饗讀者。

（編者按）

福嚴佛學院草創概況

問：請老和尚談談福嚴精舍最初辦學的概況？

答：當初福嚴精舍的修建，可以說都是爲了學。但是開始的時候和一般的學院並不相同，它是一個大家自己學習，一起研究的學團，並沒有對外招生，凡是有志於學、能夠學的僧青年，只要是志同道合，都可以來這個學團共住。

精舍從民國四十二年建立以來，起初是香港來的一部份人，後來彌勒內院的另一部份人也來參加。這些人都是從大陸出來的，也都是有學佛基礎的，像演培、續明、仁俊、常覺等法師。當然，也還有少數台籍的同學。我那時身體不好，教學經驗也不足，有時候會稍微講一點——專題演講，但並沒有預定一定要怎麼講。所以同學除了在那裡可以自己學習佛法，也希望他們可以出來教學。

那時研學的內容，以三年時間爲限，我爲學衆們選讀了各宗各派的代表經典，如講教理、禪定、智慧的，各取一些代表性的，還談不上深入研究，主要是希望大

家在初學期間，從博學中求得廣泛的了解，才不致引生門戶之見。至於要深入研究，則可視個人根性好樂，選擇一門深入。

談到制度，我實際上是不擅長。那時只有一個共住原則，就是：無事不得下山，不要竄寮，不要說太多的閒話，認眞用功看書、讀經和聽課。所幸大家都是來學佛法的，都能安心用功。我們很樸素，很簡單，除了早晚打掃外，說不上有什麼制度，這是早期的情況。

福嚴一直沒有院長制，直到民國五十年，續明法師任住持，他就將精舍改成一個學院型的「福嚴學舍」。到了民國五十三年，他因身體不好，想到海外遊化休息一下，不意竟病死在印度。後來名義上由演培法師當住持，實務上則由常覺法師等負責。

問：老和尚邀請辦學的人選時，可有什麼條件考慮呢？

答：福嚴精舍的環境與一貫風格，平常等於是關起門來自修的。一年僅有一次法會，且只有白天時間，信徒會回來看看。所以，也可說是一個純粹以學爲主的道場，沒有經懺佛事，也不打佛七，沒有香火，也少信衆往來。

起初時候，來精舍共住、共學的都是法師，所以沒有向外邀請法師。民國四十六年開始，壹同寺成立女衆佛學院，老師並不需要到外面聘請，由我們山上推派幾位去擔任授課，只有國文課是外聘教授或信徒擔任。

問：老和尚提到早期辦學的時候，重點不在制度的設立而是原則的給予，爲什麼會訂這些原則？

答：是啊！學生沒有事，不能下山，因爲大家都是來學佛法的，不要東跑西跑的，出家人不能一天到晚你找我、我找你，充嗑子(閒聊)的，否則佛法難有成就。那時，我們都不會講閩南話，所以沒有什麼活動，下山沒事做，是浪費時間。

現在的出家人活動空間比較大，這是想像不到的變動。這樣的變動有好的、也有壞的影響，緣起法有正面的作用，也有負面的作用。就如同一件事情，你看來很好很好的，過份發展了，慢慢的裡面也會產生問題，就是這樣。那個時候生活很輕鬆、很淡泊、簡單，自然就少問題。但是好處在這裡，缺點也就在這裡。

我是個不會活動、沒用的人，所以大家共住下來，也都比較傾向於學。講到修學佛法，也還是要能夠放得下，安心好好學一下，才能夠對佛法有比較深刻的認識，否則，會說、會講的，就博得聽衆的奉承，把場面弄得轟轟烈烈的，外緣太多，也把大好的修學時光荒廢了，倒不如安心修學，持之以恆，對佛法有正確深刻的認識來得好。

問：老和尚後來曾經爲福嚴佛學院擬定課程，這套課程開設的次第，是怎樣安排的呢？

答：出家生活和在家生活是不同的，出家人稱作宗教師，所以態度行爲都應該與一般人不同。用佛法來講，應該知道佛陀的教誨，應該樸素、實際一點。因而在佛法中，像遺教經這一類有關出家人正當生活的，都必須要

學，這是出家人應該學習的基本課題。

過去，中國自從禪宗和淨土興盛以後，其他的教典、佛法的義理都慢慢的衰弱下來，顯得沒有用、不必要了。到了民國初年，大陸上才興起教理復興的趨勢。所以，眞正要理解佛法的深義，印度的佛教史、中國佛教史都要了解。

此外，我們需要對佛法每一系統的思想都了解。我指的是大乘三系，所以中觀、唯識、楞伽經、勝鬘經、大乘起信論，都是要講的。

我在講學方面，向來都依據經典的本意來講，讓同學理解它的意旨，那麼，就不會像有的人依照自己所想像的，就把它講成什麼樣子，這樣容易曲解佛法，讓人不明瞭佛法的眞義。至於這個好不好，或那一個比較好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

問：關於各宗各派都介紹，有沒有偏向中國的，還是印度的宗派？

答：先講印度的，然後中國的。我爲福嚴初期的學衆所擬定的三年讀經次第也是這樣的，先開印度的，因爲佛法究竟是從印度傳來的，到中國以後，經過翻譯，透過中國人的思想、文化，了解上多多少少有點變化不同。

比方佛教的制度，中國佛教的制度和印度佛教的制度完全不同。佛教在印度，寺院都是公有的，不是屬於那一個人的。有人來住就是這個寺院的現前僧，就可在這個地方吃、住。中國大陸上的叢林，雖已經不太相同，但多少還保有一點十方常住的特質。南宋以後，叢林以外，寺院大都私有化、子孫化了，這是受到中國家庭本位文化的影響。師父傳徒弟、徒弟傳徒孫，在中國人看來很合適，以爲應該如此。事實上，師父帶徒弟胼手胝足的努力，往往可以維持一個道場的相當發展，但這樣與印度原有的制度已經完全不一樣了！在中國眞正公有的，反而大家都沒有興趣！

佛教在人間

問：老和尚的著作裡面，相當的注重歷史的延續性，整個都從歷史的角度來貫串所有的佛法？

答：佛教講的這個「法」，永遠是這樣的。講到修證的內容，應該是沒有時間性的。不過，佛法是佛所證悟的，但從佛口宣說出來的，或是由身體表示出來的，這種身教、言教流布到社會，就會顯出時空的關係。

釋迦牟尼佛當年建立的制度有很多，一部分是適應當時印度社會的情形。佛法裡面有一句話說：「毗奈耶因緣所顯」，要談戒律，就要知道佛爲什麼要制這個戒。

比方佛教的制度，當它傳到不同的地方，種種情形、種種關係、種種觀念，也就慢慢不自覺地起變化，因爲它要適應那個地方！如佛不戴帽子，不穿鞋子，這種戒律傳到寒冷的地方，怎麼可以通行？自然而然的，比

丘們的衣服就起了變化。因爲弘揚的地方不同，爲了適應不同的時空、因緣，所以每一部的戒律就有些不相同。

像錫蘭、泰國，它們比較接近佛那一個時代的佛法，爲什麼呢？因爲它們是熱帶地區，與印度很相近，所以接近一點。但它們也有不同的地方，比方，佛世本來有比丘尼，爲什麼泰國、錫蘭卻沒有呢？也許是他們男女的觀念太重視男性了。還有八關齋戒三個月，是佛在世時所沒有的，顯示他們制度的不同處。

這是佛法已落在人間的實例，人間的佛教是現實的，不是想像的。就現實的佛教來講，從起初的原始佛教慢慢發展到部派，慢慢地大乘佛教接著也興起了，那麼這一來，就形成時間、地點種種實際因緣關係的不同，當然裡面也有個人的特質，但重要的是時間關係。

所以，根據我剛才講的，眞正釋迦牟尼佛的佛法比較樸素、純正、純眞。像中國看風水、看相，這種神道不分的方式，會引起副作用，出家人絕對是不能做。這種事情有沒有效，對不對，是另外一個問題。釋迦牟尼佛的弟子，絕對不隨便顯神通，爲什麼不能顯？你顯神通，那就慢慢影響社會，興妖作怪！這是有嚴重副作用的。佛教不是站在個人的立場，我自己要怎麼做，而是從團體的活動當中去了解，應該怎麼樣較適宜，這才是眞正的戒律。

菩薩行與易行道

問：剛才老和尚提到宋代的子孫寺院興起，是受到中國家庭本位文化的影響，爲什麼從宋朝以後，中國叢林制的禪宗會特別盛行？

答：我的看法是這樣的，它是一種隨緣隨時的變化。當然，諸如所穿的衣服、學制、佛法理論什麼都會改變。這種問題，並不只中國，印度也有這個傾向。

在印度佛教方面，就像初期佛教經論比較簡單、樸實，而大乘佛法一開始就比較通俗化、一般化、方便化，所以有念佛的易行道。易行道好像容易行，但並不是到極樂世界就一切圓滿了，到了那裡還要學，不過，那個地方學習穩當、究竟，不會退轉。

印度佛教也有這一種傾向，傾向簡單化，快而容易。眞正的菩薩行殊勝難行，一般人聽起來，菩薩不好做，不敢學，但也不能說大乘菩薩不好；最好修易行道，成佛快一點。要他爲衆生長期處在生死當中，那不要說是三大阿僧祇劫，一點點時間就受不了啦！所以，後來密宗有即身成佛，禪宗有即心即佛的說法，它們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，都是從如來藏思想發展出來的。

如來藏思想認爲一切衆生都有佛性，猶如衣裡明珠本來具足，只要拿出來，一點，隨即顯發出來，非常快速。這種傾向在印度發展後，與印度教配合起來便發展成秘密佛教，講成佛要即身成佛、即心即佛，所以易行道、易行乘(密宗)便盛行了。